

# 在日常生活中 寻找奇迹

——简介吉本芭娜娜新作《甘露》

周 阅



吉本芭娜娜

在日本,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村上春树和女作家吉本芭娜娜被称为“当代文学的天王与天后”。吉本芭娜娜,本名吉本真秀子,60年代出生,日本著名评论家、诗人、思想家吉本隆明的次女。在日本,中老年人读着隆明的文章送走20世纪,年轻人捧着芭娜娜的小说跨入新的世纪。1987年,她以小说《厨房》登上日本文坛并引起轰动。此后,她的作品连续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并接连获得国内外文学奖,还被译介到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欧美都有惊人的销量。

2003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之一,翻译出版了芭娜娜的长篇小说《甘露》,这是该作品继香港、台湾之后的又一个中文译本。《甘露》于1994年1月由日本福武书店出版,翌年11月获第五届紫式部文学奖。对芭娜娜的创

作而言,它不仅仅是一部罕见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也是其文学历程中的标志性作品。如作者本人所言,它标志着“第一期吉本芭娜娜”的结束和“第二期吉本芭娜娜”的开始。事实上,《甘露》的确是芭娜娜一次回顾与总结式的创作,它结束了前期集中笔力深入挖掘单一主题的方式,转向了多重主题的平行发展,更为立体地反映了复杂多变的世界。与此相应,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结构都显得更加饱满和富于变化。该作品涉及了芭娜娜以往创作的几乎全部主题:它首先肯定了超现实世界的存在,继而在超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和较量中揭示了后者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日常生活中的奇迹,同时不失时机地表现了手足亲情的温暖,探讨了反传统的家庭模式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评论家木股知史称《甘露》为“芭娜娜迄今为止的集大成之作”。

小说的切入点是神秘的超现实世界。《甘露》通篇都充斥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十余个主要人物中近一半都具有超常能力或掌握着通灵术。换言之,作品中普通人和超常能力者势均力敌。而故事叙述者朔美则是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的沟通者和见证人。为了使这一身份具有合理性,她被安置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边缘位置。将她带到这一微妙位置的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她因跌伤而丧失记忆的体验,二是她那有特异功能的异父弟弟由男。丧失记忆使朔美与过去的自己产生了断裂,同时也在她与周围现实之间形成了游离。这样,她便获得了接近和感知超现实世界的前提。恰在此时,集现实生活



和超现实体验于一身的由男引导着朔美,先是耳闻,继而目睹且最终亲身体验了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由男试图利用自己的超常能力彻底进入超现实世界,年长许多的朔美洞察了弟弟的想法。于是,一个重大抉择摆在了朔美面前:对由男的意图是应该予以肯定还是加以阻止?这个抉择对朔美来说则意味着,是进一步向超现实世界靠近,还是努力争取回归本原的现实。这样,作者在朔美这个角色身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身份——逡巡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姐弟二人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成为覆盖全篇的一个主题。

在作品的中间部分,芭娜娜接连安排了两次旅行,朔美意识深处的犹疑和变化,以及由男从现实走向神秘,又从神秘回归现实的成长历程,都附着在这两次行程之中。第一次是高知之旅,它使朔美看到了世界的无限和人类的有限。人的有限性早已规定了不可能有彻底的、终极的超越。即使是超常能力者,他们可以超越平凡世界,却无法进一步超越神秘世界,因为每一次超越之后都会有无穷无尽的更大的空间在等待着他们。这一领悟使朔美没有贸然进入超现实世界,而是暂且从超现实世界的入口处退回到了中立地带。这是朔美在徘徊之中的第一次位移。第二次是塞班岛之旅,朔美在那里结识了一对具有超常能力的夫妻——挨压子和小住君。这两个人隐遁于远离日本国土的小岛,暗示着他们是游离于现实的人物。在作品中,聚集着无数亡灵的塞班岛是超现实世界的象征,而普通人过着寻常生活的日本则象征着现实世界。在挨压子夫妇的人生经历中,朔美看到了现实世界的强大,超常能力是不足以与严酷的现实对抗的。她意识到,与其潜入神秘的超现实世界,不如重新找回失去的现实,这才是切实的人生。所以,她谢绝了挨压子夫妇的挽留,决定回日本去。这个抉择象征着她结束了内心的漂流,开始向现实回归。

回到日本后,朔美在一本小说的偶然触

发下恢复了记忆。情节发展至此,似乎即将进入尾声。但恰恰相反,全篇最关键的主题在经过了漫长而深厚的铺垫之后才刚刚揭开帷幕。

这时,朔美再次面对了超现实世界的诱惑——她身边又出现了两个超常能力者:宽面条和梅斯麦。但是,通过与他们的交往,朔美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因为她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宝贵。恢复记忆后,朔美是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在重新审视现实,于是,她发现了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奇迹,体会到了平凡之中的崇高。同时,她又是以一种不知何时一切可能再度失去的心态来看待生活的,所以她深切地感到要重视当下。为了更加牢固地支撑这一认识,作者在朔美身边安排了两个充分把握现世的人物——朔美的母亲和好友荣子。母亲的人生充满了辛酸:丧夫、丧女、再婚后又离婚等等,但“她对这些似乎既不愤怒,也不哀伤”,她不但接受现实,而且投入现实,进而在现实中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荣子也同样努力地抓住现在,即使在被人刺伤、命悬一线的时候仍然全身心地感受生活而从不逃避。她们与先后出现的超常能力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如同朔美人生中两道绚丽的光环,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经过超现实世界的洗礼,朔美和由男最终无悔无憾地回到了现实世界。他们在放逐与回归的人生轨迹中完成了对日常生活奇迹的再发现。小说以《甘露》为题,寄托了作者深刻的思考。借朔美男友龙一郎的话,作者点明了“甘露”的寓意:“生存就像是在咕嘟



《甘露》中文版封面

咕嘟地喝水一样。”水是人们不可或缺却又熟视无睹的。作者抓住水与人类的特殊关系,暗喻人们对于身边潜在的种种可贵事物的麻木和忽视,昭示出真正的奇迹不在难以企及的灵异世界,而存在于日常的现实之中,只有珍惜平凡生活中的美丽瞬间,平淡的白水才会化作滋润生命的甘露。在经济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代日本,这一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今社会,能够让人反复品味、陶冶性情的高质量艺术作品逐渐被大批量生产的一次性精神消费品取代。同时,人们已从过去的安于温饱发展到不满现状、追求新奇。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精神日益空虚,越来越不满足于平淡生活,甚至转向在神秘现象、超自然体验中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日本的大众传播媒体也一直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迎合这种需求。芭娜娜的《甘露》也许能在喧嚣的时代平复一下人们猎奇和浮躁的心灵,对于经济正在迅猛崛起的中国或许亦不无裨益。

值得一提的是,朔美名字中的“朔”源于中国汉代奇人东方朔。东方朔曾有一句名言:“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隐于山林为小隐,隐于朝廷乃是大隐。中国古人所言之“深山”,



吉本隆明与芭娜娜

在《甘露》中即为超现实世界。以此推之,“朝廷”则是现实的中心、日常生活的内部。在人类不断延续的生命中,既有被死亡逼迫的悲惨与无奈,也有让人恢复生机的温暖与安慰。但人生只有一次,惟有以东方朔“隐于朝廷”的心态,真实而洒脱地尽情体会其中的全部滋味,才不枉此生一世。这正是大隐的境界。这不仅是业已作古的父亲对朔美的瞩望,也是作者芭娜娜期待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苏 玲)

## 阿斯塔菲耶夫纪念碑落成

伯 力

在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故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郊的奥夫相卡村,作家纪念碑最近落成。据该边疆区文化局米哈伊洛娃介绍说,纪念像上的画面是坐在树荫下长凳上的阿斯塔菲耶夫夫妇。

该青铜雕像由符·泽廖诺夫设计,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家工厂铸造,尺寸与真人

大小相同。5月1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举行了作家诞辰80周年纪念活动。在奥夫相卡村,阿斯塔菲耶夫纪念馆揭幕仪式也按计划举行。此次揭幕的纪念地还有作家图书馆、作家祖母故居、小教堂和埋葬着这位著名作家亲友的墓地。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